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八

明 邱濬 撰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邱濬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為

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
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
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學者修己治人
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
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
殿壁之間曁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
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
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略竊觀衍

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物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緖閱之時自起編劘之念顧一人之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强為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為學之志是以頓忘下陋僭效前修豈不知妄擬非倫

竊亦欲溥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周乎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率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則斯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其欲伊欲行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于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修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

終合内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劉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覬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壥之微仰裨海嶽之大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睿知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懐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黄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

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
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毖求
助肇啟成周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
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
正之功用臻修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
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
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
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

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具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兹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

謍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茲者恭遇聖駕親臨太學躬祀先師召臣等三氏子孫陪祀恩賚有加謹奉表稱謝者伏以聖人御極首視學以廣化於四方大禮隆儒遠推恩以下逮於百世弘至治以六經之道舉盛世於三代之隆九重之恩禮有加三氏之子孫何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心傳精一學衍

緝熙肅雍奉養之孝於兩宫協重華之德於列聖御明堂而布政萬事咸已維新坐宣室以受釐百神莫不受職謂致治有本原莫先乎道而求道有樞要必用乎經亟舉臨雍之儀用廣作人之效以天子而師陪臣之道德屈萬乘以貴數仞之宫牆玉瓚黄流乃祼乃獻皮弁素績載舞載揚金奏鏗如宣宫商角徵羽之節奏玉容睟若親温良恭儉讓之德容禮官絢繽綵以展儀祭酒贍晃旒而進講大臣陪黼扆佩玉鏘鏘諸生環橋門冠衿

濟濟述百王禮樂之盛典培萬世綱常之丕基俎豆生
輝縉紳增氣聯蕃寵命錫章服以衣被諸儒諄復訓詞
降絲綸以奬勵多士按古禮以載施於今世報前功而
不忘其後昆光被魯鄒澤流洙泗臣某等叨承世業仰
荷國恩愧乏象賢之資濫受罔功之賞爰居止魯享厚
味也可慚鶢鶋在梁被美服兮不稱冒榮爲幸報賜何
階伏願惟天惟祖宗永保皇明之祚有民有社稷長爲
儒教之宗奎壁輝煌乾坤清泰臣某等無任瞻天仰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伏以竝日月以照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為盛粤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凉德之

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都燕立標準於四極大為府小為縣總要會於三司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鯷波盡入版圖之内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於域中通八荒於化外青狄黑濮遥候月以來賓黄支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地無間於華夷治獨超乎今古不有

盛製昌彰丕圖粤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於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册所載若管氏地員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説不同舘閣所修若元和郡縣開寳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於宋略而未明大統志之述於元泛而失實肆我聖祖嘗命儒臣雖采録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既時如有待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歷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賢經

世之圖咸留睿覽於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授成命於九重考遺編於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逌掌遍閲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酉陽逸典玄詮梵藏小説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域或分或合如水自源

而徂委如木由幹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官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是取匪徒儒道而二氏無收不獨華風而四夷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於無外比之全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邱忝効編劘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詒深虞玩愒之尤幸睹就編少助清閒之燕書同文車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向方天為蓋地為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擬賀耕籍田表

伏以王業萬年即田功以弘治本帝籍千畝躬稼事以

為民先當承天踐祚之初舉敬天勤民之典三推禮備萬姓懽騰恭惟皇帝陛下寅紹貽謀厲精圖治亟監觀於成憲思邁駿於先聲一日二日萬幾方有所事之始五推九推終畝非無可耕之人誠以國之大事在祀人之生計惟農神明顧歆於其誠不於其物民庶視傚以其身不以其言用是率祖攸行將以示民之法於以致先祖之享庶幾知小人之依乃命禮官式涓吉日農祥晨正土脉春滋即齋宮以潔心欵嘉壇而舉趾紺轅黛

耜循行於隴畝之間緑耦朱紘容與於阡陌之内秉耒而幾於十撥借力以終於庶人索先農而享之盛禮既舉賜福酒以勞止大惠均頒希濶之典創見於一時務本之談喧傳於萬口臣叨班著位幸際昌辰駕芝車以臨甫田親瞻玉粹為神倉以儲馨稷載告寶成繼周人載芟之詩豊穰徧地衍殷宗無逸之壽平格自天

進呈憲宗純皇帝實錄表 弘治辛亥八月二十四日上

伏以皇圖有永天開六葉之君文化聿成世享二紀之

治功德之敷遺者既大典冊之紀述者宜詳上廣先猷
下垂後訓成一人繼述之孝慰萬姓愛戴之心恭以憲
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以
上聖之資居大寶之位聖心仁孝天表清明廣運而文
武聖神剛健而中正純粹承千年之大統纘五聖之洪
圖帝享四十一齡雖寸陰而必競君臨二十四載無一
日而不朝尊治命而殉葬不以生人承先志而任用惟
其舊輔曉朝慈極無間於暑雨祁寒日御經筵不輟於

隆冬盛夏祭神而神如在極仁孝誠敬之心奉天而天
不違有感名交孚之妙介福於聖母徽號薦加錫類逮
臣民隆恩均布順而委曲以合禮儷慈懿於山陵孝以
推廣其因心復康定之位號崇儒重道稽古好文輯文
華大訓示元良而萬邦以貞成綱目續編明正統而百
王不易恢張治具寤寐英賢治分理於六卿不恃已長
而自用法一循於三尺靡因私怒以濫加雖一嚬一笑
而必慎所施恐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民或干紀尋即

革心冠敢犯邉俄聞報捷民安吏職時和歲豐允為一
代極盛之時兼有列聖諸福之物仁聲廣播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哀詔遠頒具衰絰者如喪考妣不有信史曷
彰聖功紀載必有成書顯揚是為大孝恭惟皇帝陛下
道協重華孝思罔極嚴羮墻之如見著存不亡躬歷數
之攸歸負荷是懼亟鑒觀於成憲思遹駿於先聲爰詔
禮官俾修實錄乃於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三日勑臣懋
監修臣吉等總裁臣濬等副總裁臣敏政等纂修别開

史局羣集儒臣發内府精微之秘藏采銀臺出納之奏章内而六曹百司之所掌外而三司列郡之所陳柄臣建請之所宜諫輔論思之忠益言無微而不録事非要則弗書凡治體之所關或風化之攸繫著爲令甲播告司存與夫禮法章程功勳節義人才進退綱紀弛張内自宫闈外極邉鄙政必究其沿革事必備其始終賢否決於衆論之同是非公於天定之後總國計於每歲之抄述寶訓爲後世之謨傳其信不傳其疑過於文寧過

於質一存實事盡削浮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備矣繫年繫月繫日一以貫之永為不朽之傳大著無前之績臣某等寅奉綸音愧無史學方切抱弓之戚遽叨載筆之榮仰體宸衷俯殫管見立典五志稽衆志以備書作史三長念一長之何有況夫今制時政無編不比前規起居有注懼有孤於委任幸得見其纂成計日程功閲歲深有慚於尸素載言紀事異時不無補於汗青

入閣謝恩表

臣惟內閣深嚴之地視前朝政事之堂有輔相之實而無其名掌絲綸之制而參夫政必有相業如丙魏筆力如歐蘇皆能兼二者之長斯可贊萬幾之治有如臣者無學無才既衰既病自分生身於遐僻遂甘絶意於攀緣既無左右之先容亦靡臣僚之推轂乃蒙聖天子之親擢晉陟大學士之華階方前星瑞世之初適彌月普慶之旦特頒手勅揚於明廷老朽無能三疏之情詞雖懇聖心簡在九重之定命不移遂令荒陬迂僻之孤生

亦預延閣論思之要務望大踰於分外義誠激於胸中
老忘其衰喜極而泣頓振起其衰薾既摧之氣復動發
其少壯有為之心非不知力小任大而有所不勝苦無
奈恩深義重而無以為報敢不委身徇國自頂至踵畢
以獻於官家以道事君非義與仁不敢陳於帝扆叩囊
底之餘智尚或可為庶紙上之陳言不為徒託雖曰途
窮日暮決不至於倒行逆施但恐食少事煩弗得久於
陳力就列守宣尼在得之戒老矣何求奉微子自獻之

身死而後已所慮臣年已老臣病日加志欲為而氣力不克機可乘而歳月不待有如伏櫪老驥志雖存乎千里而力已難馳鎩羽倦禽脰徒奮乎一鳴而飛不能遠終致困躓之失有孤豢養之恩與其姑試之於衰朽之餘曷若保全之於寛閒之野謹因陳謝更冀慈憐臣感戴天恩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陳謝以聞

請建儲表　弘治壬子

兹以皇天眷命聖子誕生人望所歸天意攸屬臣某等

伏望皇上早頒册命正位儲宫以隆國本以繫人心以永皇明萬萬年無疆之休命謹奉表陳請者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承天立極當圖萬世之安為國建儲用繫四海之望惟天序之早定則國勢以永寧凡在照臨孰不忻願恭惟皇帝陛下英明獨運慈儉躬行席六聖之重熈荷三靈之孚祐乾元一索而得夫洊雷之震軒龍首孕而發為前星之祥爰錫綵綸已騰忻聲於遐邇尚虚七鬯未定儲位於元良臣等重惟帝王

大孝在繼體之得人祖宗丕基貴承祧之有後上帝既儲祥而委社兆民咸仰德以歸心伏望皇上斷自聖心順乎輿議思宗社之重而豫為建儲念天下之大而先於立本當陽盛之嘉日舉曠古之徽章肇正青宮肆頒顯冊則神祇以之安樂社稷有所憑依益堅磐石之宗長作神人之主

請建儲表二

伏以惟天惟祖宗佑皇家克昌厥後有民有社稷定國

本當在所先學惟震長主器之資實繼乾元統天之體
上以承九廟之宗祀下以繫四海之人心屬此熙辰宜
行大禮恭惟皇帝陛下德協重華仁覃庶類兩宮燕翼
躬志養以無違百世蟬聯貽孫謀而有永治已弘矣人
無間然凡諸政教之施率皆底績乃獨元良之位尚未
正名在皇上雖以幼冲為辭然聖嗣本以生知為德矧
居嫡而居長亶克嶷而克岐天縱將聖之資不以少長
而異臣明體國之義敢以煩瀆為嫌是以再瀝悃誠必

祈聽允伏望皇上奉率前規俯從衆志順天心而與子

貳宸極以升儲敷告大庭誕揚丕號正天下之大本致

邦國之永貞培翼隆基播休聲於九有登閎昌祚綿寶

歷於萬年

請建儲表三

伏以建儲非為私親盖明萬世之統主器在於長子用

繫四海之心商書載以貞之文厥惟舊矣漢詔具早建

之議烏可後乎不避煩瀆再三之嫌仰希剛明主一之

斷照臨所逮鼓舞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學本誠明仁均動植契天心而克享體祖德以靈承神罔怨恫物無違拒是以三靈薦社九廟儲休有開軒龍之祥首協熊羆之兆九重丹詔方宣布於殿庭一日驩聲遽徧騰於海宇前星呈瑞萬目皆覩其揚輝麗日重光衆心咸異其繼照人情攸屬天意允符伏望皇上體天之心順人之志勿以臣下屢請為瀆勿以聖子尚幼為辭上以奉兩宫之懽下以愜萬民之望特頒朋命早建儲君郊社宗

祊皆於焉有所慶賴華夷蠻貊率於此得所依歸邦本不搖皇圖彌固

策問

會試策問五首

問自古帝王有所述作以頒示天下往往出於詞臣之代言史氏之紀錄惟我太祖高皇帝生知之性卓冠百王其於文藝蓋有不學而能者其見於簡篇之間率皆淵衷之所斡運宸翰之所揮灑神謨聖訓萬世如見莫

不有深意存焉伏讀御製大誥三編首以君臣同遊為言噫帝王盛德大業夫豈無大於此者乎乃不遑他及而託始於斯其有意乎其無意乎儒者博通古今於凡前代帝王之事無不究心以為他日致君之具况本朝祖宗之明訓乎請推原自古君臣同遊之得失與聖祖意嚮之所在旬日入對大廷即舉以聞之於上

問性至難言也昔之大儒如荀卿氏董仲舒氏揚雄氏韓愈氏歐陽氏司馬氏蘇氏兄弟胡氏父子皆不識性

今世三尺童子稍通大義者皆知性之為善則昔之大儒反今之童子不若矣抑不知其所謂性善者果真知歟無乃亦勦人之説而附和之也請折衷諸儒之所以得失與吾性之所以本善者以對

問為治之道亦多矣而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諄諄以理財用人為言則治平之道無有要於此乎歷觀前代方其建國之初法制尚苟簡政事尚疏略當是時也土宇未闢生齒未繁地有遺利民有遺力宜其財用之

屈矣而未聞有乏財之憂學校未立科舉未興官無常人人無常用宜其人才之乏矣而未聞有無人之嘆及至天下既定規制畢舉所以因時救弊起偏補敗之政日增月益凡昔所未有與有之而未備者無一而不具矣是故制用有法勸郃有官征斂之藝日新輦漕之途日廣取之盡錙銖積之若邱山宜其財用之多於往時矣而反不及焉教養有素進取有漸舉薦之路多方考課之法益密累數人而守一官居數年而待一鈌宜其

人才之盛於往時矣而反不如焉夫宜其不足而有餘宜其有餘而不足何也雖然斯二者又有不同焉者蓋財之不足用無餘故也至於人才乃因有餘而不足於用焉是又何也凡若此者皆必有所以然之故苟知其故清其源塞其流而逆閉其塗使之積久而無弊則治平之端在此矣諸士子讀大學書其亦推類以及此否乎請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問古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而所守者惟一說是以

當是之時學無異道人無異論百家無殊言孔子没而異說紛起道德遂為天下裂自是國異政家殊俗歲異而月不同矣秦漢而下自武帝表章六經之後世之所謂儒者咸知尊孔氏黜百家及其見於立論行事之間則又有不同焉者其大畧有三工文辭者則有司馬遷之徒論政事者則有劉向之輩談理道者則有董生之流是三者皆世所謂儒者之事也然則儒者之道果止是而已乎其後精於文者有韓愈氏有歐陽修氏達於

治者有陸贄氏范仲淹氏深於道者有二程朱子焉之
數子者其於前諸子果若是班乎其於孔子之道亦有
所合乎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學教人取
士一惟經術是用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
一使天下學者誦說而持守之不惑於異端駁雜之說
道德可謂一矣然至於今風俗猶有未盡同者何也曩
時文章之士固多渾厚和平之作近或厭其淺易而肆
為艱深奇怪之辭韓歐之文果若是乎議政之臣固多

救時濟世之策近或厭其循常而過為閎闊矯激之論陸范之見果若是乎至若講學明道學者分内事也近或大言濶視以求獨異於一世之人程朱之學果若是乎伊欲操觚染翰者主於明理而不專於騁辭封章投匭者志於匡時而不在於立名講學明道者有此實功而不立此門户不厭常而喜新各矯偏而歸正必使風俗同而道德一以復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

問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區昔人所謂

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之所也考之史傳樂毅以燕兵下齊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下天下兵甲之強莫踰於此也在唐中葉以後其地分屬於方鎮成德軍今定易深冀等州地也盧龍軍今平灤通薊等州地也與夫魏博范陽之類皆在今八郡域中一軍士卒多或至踰十萬征戰之役無歲無之今其土地故在不知當時何以得兵如此之多而供給之費又何自出撫驗之方域東抵遼海北踰上谷邊

境之患莫切於此也在秦漢以前其地分裂為戰國趙都邯鄲今真定順德皆其舊疆也燕都幽州今順天保定皆其故域也趙邊西連雲代而燕則兼鄰鮮早匈奴之境外冦侵軼時或有之今則疆域如故不知當時何以内支列國交争而邊境之侵又能禦之歟勝國建都於此仰給東南漕運以足宫禁百官六軍之食議者病其竭民力以航不測欲於京師之東瀕海萑葦之塲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計畝授官則東面得兵數萬可以衛神京禦島夷省漕運紓疲民今其成法具存亦可舉而行之於今否歟又設都水監於京都而於外又有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隄防為務說者謂其一代之事功亦不可泯如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陸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潞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齧之患今其陳迹故在亦可以因而修之於今否歟諸士子挾藝來遊於斯博考前古

必知所以處此者伊欲寓兵於近輔而不調外以衛内按兵於邊近而不出中以防邊耕近地以助軍餉而不專仰之於遠順水性以除民害而又因之以興利其可行與否顧相與講求其故而處置其宜

大學私試策問三首

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豈能有所為哉士之在學校猶女子之處室也今有在室之女不待父母之命而需求請託無所顧藉則其他日適人者

從可知已若是者尚可謂之貞女乎哉為士者肯取之以儷己乎哉知其必不然也事不同而理同人顧明乎彼而暗乎此何耶諸士子皆出自鄉校為有司勸駕來游國庠為天子門生駸駸嚮用有日其於守己之道取人之方必的知其所在矣請言其所不為及其將大有為之志以著於篇予將即其所以言以驗其所以行

問文章關乎氣運之盛衰善觀世者不觀其吏治而恒於其人文驗之唐虞三代之文見於典謨訓誥者可知

也已春秋戰國以来其文具載史傳子集之中皆有可攷者焉朱子謂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則文之關係乎世道非虚語也可指言歟漢以下迄南北朝未以文取士而文散見於奏議著述之間唐以後始專以文試士士非能文者不用人文之醇駮吏治之得失實係焉主盟斯文者是誠不可不加之意也皇明復古三光五嶽之氣復完洪武永樂之盛其文章渾厚醇正明白俊偉無有雕琢刻畫之弊近年以来書肆無

故刻出晚宋論範等書學者靡然效之科舉之文遂為一變說者謂宋南渡以後無文章氣勢因之不振殆謂此等文字歟伊欲正人心作士氣以復祖宗之舊使明經者潛心玩理無穿鑿空疎之失修辭者順理達意無險怪新奇之作命題者隨文取義無偏主立異之非二三子試策之其轉移之機安在

問道學之說唐以前無有也有之其始於宋乎宋科目取士有進士明經二途進士試詩賦明經試墨義其後

罷明經而改試進士以經義其所試之經用漢唐之疏義王安石之新説此當時儒先所以有道學之説也我祖宗凖古制立進士科以五經四書取士一主程朱之説今日士子所習以應科者是即先儒所謂道學也但學者假此以出身謂其無得於身心則有之矣若謂此外又别有所謂向上一着而後謂之道學吾不知其何説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士之養於學校進於科目仕於中外並無異議今世士子乃有輙於舉業之外别立門

戸而自謂為道學者然彼自相稱謂草澤之中可也而吾士夫由科目以仕中外者亦從而張大之何耶豈習見宋人凡攻道學者即謂之邪黨而為此邪嗚呼擬人必於其倫玆豈其倫邪說者有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多陸氏尊德性之功多斯人之徒盖專主陸氏尊德性之學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其然豈其然哉且中庸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之功其可偏廢歟朱子之學其果一偏之學歟或者之言是歟非歟諸士子所讀

者五經四書所主者程朱之說在學校以此為學應科目以此為文他日出而有官守有言責者亦將以此為用也請試言道學之所以為道學考朱陸之實辯吳氏之言遡其源而沿其流而推其所以致弊之由盍各言爾志凡其平日存心致知以為學其本何在并及其用功之序致力之方一一為我言之以祛所惑

擬殿試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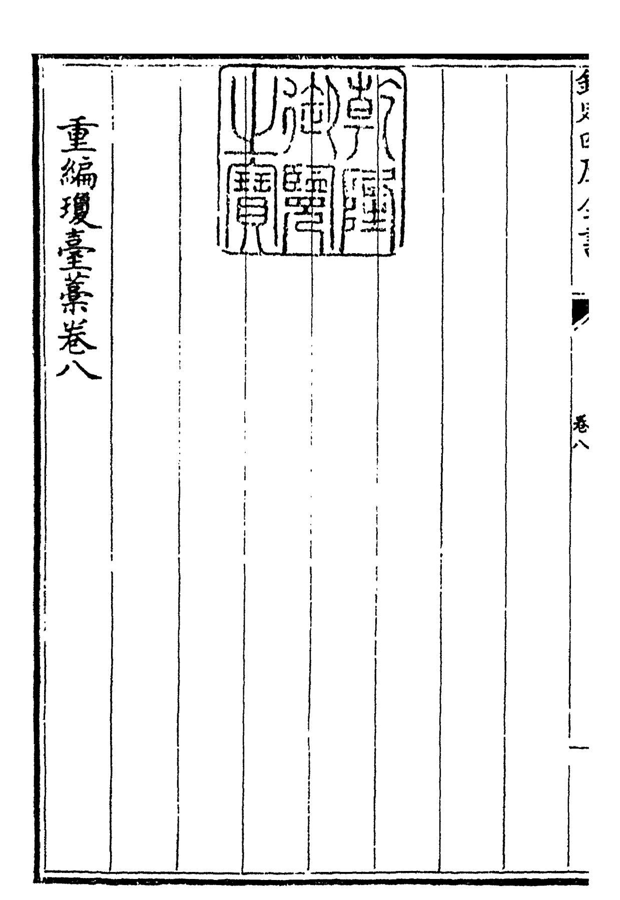
蓋聞仲尼有言為君難如知其為君之難一言可以興

邦朕承祖宗大統臨政願治七年於兹三復斯言拳拳服膺有如一日仰惟聖祖創業艱難復華夏之統於既絶之後闡彝倫之教於久斁之餘有功於天地有功於萬世帝王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惟其功德之莫大是以纂述之尤難深用惕然恒懼弗克負荷日就儒臣講求理道分任卿佐修明治功庶幾盡夫克艱之責然而闕政尚多善效未著何歟夫良法善政固多端緒王德要道厥有本原求約於博其道安在惟天惟祖宗付朕

以崇高之位寄朕以億兆之民非孝無以守成非仁無以濟衆凡其所以創業垂統以為裕後之圖者在今日有一事之或愆非所以為孝凡其所以修政立事以為安民之具者在今日有一夫之失所非所以為仁夫孝而至於無一事或遺仁而至於無一夫弗獲厥亦難哉雖然後人繼述之孝即前人貽謀之仁矧我祖宗所以敷遺於我後人者無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至德要道漢唐宋英君誼辟之良法善政昔之人其君既以是

而克艱於已其臣亦以是而責難於君載之經史可考也我聖祖肇造於前列聖繼承於後嘉言善行豐功偉績行之當時而不頗垂之後代而可繼在我後人惡可不思其難以圖其易哉伊欲廣達孝之道弘至仁之澤使紀綱正於上風俗醇於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益賦而國用自饒不究武而兵威自振災殄不作夷狄賓服一如祖宗之盛超漢唐宋而上之以興唐虞三代雍熈泰和之治亹亹迓衡何修何為而可以臻此子大夫

積學以待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為朕陳之使知天與祖宗所遺之大而不忘其所自所投之艱而不忽其所行有以盡克艱厥后之責於今日而於子大夫克艱厥臣之志於是乎占之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朕心知其可顧欲則不憚於難為其以朕所顧聞而切於時者詳著於篇朕將采而行焉








重編瓊臺藁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重編瓊臺藁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于　鼎

謄録監生臣黄逢泰

重編瓊臺藁卷九

明 邱濬 撰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

乎公之人品豈但爲出嶺南而已哉盖自三代以至於

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

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吕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内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盖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揄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

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煒煒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為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許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于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為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偽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

年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録僅成帙閒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暐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昆陵蘇君韡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呼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茍非為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成化九年

##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人也韶郡二水夾城自瀧來者曰武溪湞水自庾嶺下與武溪合是為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余公之集名以武溪蓋有意以匹張與余家嶺表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髙風每恨其文之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公之文僅得其潮詋及諸書判盖莫能覩其全也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

並得於館閣羣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徒以文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其然乎夫人材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進士科興江以南士固有興者然

多在中葉以後且終唐之世未有得掄魁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册所載嶺南人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秉忠貞礪名節求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絶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言往往輕吾越産予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公集手自抄録僅成帙聞先太夫人喪解官還家攜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韡通判涂君暐請留此刻郡齋中且求為序

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以為越之人士解嘲云成化九年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醇粹畢一可知已二夫子生當有宋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以來千載不傳之緒方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片言隻字以為榮幸

而四方從游之士抱其言論風旨輙筆録之以為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文者未必得其叙事之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聞其治道之論今則盡在是焉及二夫子既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為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聞見者以為遺書後又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為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　闕

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

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章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為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畣之語以為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録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録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譔者葢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徳明氏輔廣氏李閎祖氏

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産為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蜚卿氏為巨擘其録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為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為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録其師説以為晦菴語録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其九世孫訓徧加詢訪始得語録于鄉人家然殘缺已

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缺畧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録兹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予言以叙其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兹六經言文之始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而為一後世言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論文以文論

人之説其意盖謂以人論文若歐蘇之儔顗顗焉以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正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為尚也今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傳家集與公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歷中外終刑部尚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為職宜乎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兹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文也以

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藝者與公之子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濬對大廷時公為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寘之舉首為當筆者所抑不果公於濬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簀時不及致一辭奠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公集末豈非幸哉雖然濬於公之斯文深有慨焉當我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多能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館閣者為然凡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不

皆然馴至於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人也公捐舘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觀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嘐多寓公每聞其言永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舘閣儒生多吉郡人而西昌為尤盛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司成蕭先生于大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中季試先生得所作

特召以見且加奬勵已己之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輙憂形于色濇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利南歸甲戌復來先生已陞秩入内閣叅預大政是歲濇叨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廁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之輒過為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以膺貢來京師

得祁門司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見屬為序嗚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如侍先生左右親覩其德容而聞謦欬然瞻思之頃恍忽如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哀慕之不暇又焉能為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所以永先生之傳于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是乎抆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動而為威儀氣出而為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澌盡惟言

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為辭采載為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于洪武長于永樂仕于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于景泰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朴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為尚而不為睢盱側媚之態浮誕奇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性處和平之世平生為人凡其立心行己涖官臨事如其為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

然濟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即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于子瞻不是過也濟雖不足上擬古人而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縪如其無纇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鎡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既老自號尚約居士云

拙菴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文運盛於大江以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文即得掄魁於金谿又十八年始定今制會試天下士裒然舉首者分宜人也永樂甲申選庶吉士讀書中秘以應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七人宣德甲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勅教之者前則吉水解公大紳後則西昌王公行儉是皆江西人也粤自我

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後選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舘閣

率以為常而皆莫若兹兩舉之盛翰林之選自三名外

而以歷吉士進者歷科雖間有其人而前惟稱文端文

安二王公後則稱蕭尚約吳竹坡李拙庵三先生也濬

來京師猶及見二王公在太學則受教於蕭先生入翰

林則受知于吳李二先生而李先生又其之座主也兩

預纂修皆在其館下某家嶺表北上中原必道于江西

江廣之交僅隅横浦一小阜耳風聲氣習未必頓殊在

學校時已稔聞諸公之名及讀書中秘乃得親炙之
而受拙庵先生教益為多不徒待以殊禮而每為延譽
公卿之間方先生捐館舍時某居憂數千里之外弗克
躬詣几筵寓辦香以致敬負先生多矣歲庚戌先生之
子廷章長憲廣東適入覲闕庭會間因及先生文集
已繡梓而未有序引其老門生也素有得於先生指教
而知之為詳謹評其文以序之曰自古帝王之世上有
作人之化下有承學之教是故人有所養而學無異習

其氣既充其理既明故發為文辭足以達志意暢情性紀事功而長留於天地間以為不朽之傳先生之文雖得之天資本於學力而實由乎鄉衮漸染之餘朝廷振作之效也是以剛大之充而不失於委靡道德之明而不淪於空寂體質渾全無有查滓詞氣温雅不事刻畫蓋肖先生之為人也其嘗序尚約先生之文曰先生行事如其為文請為一轉語以序先生斯文曰先生為文如其行事先生諱紹字克述吉之安成人宣德癸丑

進士仕至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云

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之詩文也公諱亨信字尚實廣之東莞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擢給事中以事謫交南未幾起為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嘗奉璽書廵撫甘肅寧夏而在大同宣府為最久功績茂著而請築土木城保宣府城二事尤為卓偉公致其事以去卒于家也久矣士大夫習知邉事者至

今猶嗟羨公之先見卓識以為不可及噫向使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車駕有駐止之所則後來決無非狩之禍宣府不用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屏之固將來或有南牧之恩公之有功於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循故事而已可勝嘆哉公為文和平温雅類其為人而尤喜為詩其詩不事鍜鍊用眼前語寫中心事諷詠之可以知其中心之洞達明白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子泰裒集公遺文得若干卷用公别號名之曰覺非集因其

從子闕來京師命求予文序其首嗚呼公豈待此詩文而後顯名於世哉成化四年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為嶺天下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渟涵以為海廣南居嶺海之間受天下山川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是皆他處之所未嘗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

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槩然小堪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可無志焉廣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皆畧而未詳也入自皇朝以來百年于兹天地純全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於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中間雖不能無蘖芽之生然不害其為彌文極盛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

兩道而其都會實在于兹兵戎財賦之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作關係實大爰責其成于知府番邑吳君中君乃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而吳君去任莆邑髙君橙實來繼之歷二良二千石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髙君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兊居東南澤之所潴也嶺為山之支海為澤之委是葢天地間山川之奥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勢最

下是以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以三代以前兹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時也曼胡之纓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甫而適兹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于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

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與是志也雖為廣郡而作凡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夷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為是序也豈為一郡志哉成化十年

應天府鄉試録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日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

民而興起之盖將大闡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猗歟休哉體元之始適際賓興賢能之歲應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上以命侍講臣濬編修臣華臣等奉命惟謹夙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鎡教諭臣鋪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㷔為同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于臣二人焉臣弼躬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

故事三試之得其丈充焉蔚然固多可採者拘定制而不敢過僅摘百二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盛一至此哉非六經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功不陳其氣昌其辭伸其道大以明宛然治世之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除漢以來一切權謀功利之故習蕩乎無餘矣意聖天子俄傾之化其神且速有如是夫即京畿以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世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猶興矧

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平日以經為學以儒為名以豪傑自負躬逢聖明在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者宜何如也夫有其言也必有其心有其心也又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交相勉而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顧不偉與臣濬祗奉明詔考校爾諸士子故于小録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豪傑之士待焉

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振毋貽主司以失言之羞成化元年

會試録序

我太祖高皇帝 建國之明年即開設學校又明年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既成始以令制試士定為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于政自開國至今百有八年開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為科者凡三十矣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

臣以考試官請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且又錫以内帑之幣臣等受命且感且懼即日趨陛辭往涖事惟謹故事登載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為録以傳臣濬當叙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其微言奥義幾絶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聖經賢傳復全於世而我皇朝之興首表章之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

用是道至於今日益隆益備横經之師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為儒學成而獲薦于鄉今又登名是録將進對于天子之庭以享有禄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用之以見於處已行事之間為臣則忠為子則孝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

所存所行乃至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簿書法比是事而畧不及而平昔所學之經何也諸士子發軔仕途兹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聞焉俾知所戒 成化十一年

## 擬順天府鄉試録序

國家三年一開科取士其主試之臣在藩服者惟其臣僚是訪是延惟兹兩京則出自 上命而必以文學侍

從之臣者重京畿也夫自天子以四海為家莫非王土則亦莫非王臣而必致重于京畿者葢以人才之生於斯為盛不止於一方一塗而已也譬之天焉莫不有星而紫垣之旁衆星斯聚譬之地焉莫不有川而溟渤之區衆流斯滙勢也亦理也嘗觀有宋盛時建都于汴咸平初元取天下士僅五十人而自開封貢者四十九人焉由是觀之則京郡人才之盛從昔然矣矧今京畿實古幽冀之域燕趙之區豪傑奇偉之才古多有之肆

惟我皇朝宅中圖治以臨天下四方之人咸來萃止列聖相承長育培植日增月盛至仁之所涵煦德輝之所照臨則雖武弁之冑屯營技藝之裔莫不改其素業惟文儒是尚經術是習不但公卿大夫士之世與夫冑監庠序之英為然也青青子衿挾冊呻吟闒闒秩秩十百成羣噫何其盛也今歲又當開科士之來就試者幾三千人大率郡邑學校士居十之六太學生十之三自他塗來者又十之一二則是科之試不但纖句之人而

凡天下藩服之人咸與焉不但學校作養之士而凡家食野處需選執役方技行伍之士亦無不有焉氣彌于中文彪於外黙黙就席各奏所長噫又何其盛也故事京畿試士順天府官總提調之任府尹臣某先期禮聘同考試官於天下學校某官臣某實膺其選將及期又請監試官於都臺監察御史臣某臣某實董其事至是始以考試官請於朝上以命某官臣某往主試事即日陛辭錫宴一如禮部會試故事其試士所在即會

試天下士之所也臣等提調官考試官監試官暨收卷供給等官咸相戒飭盡心共職期以袪宿獘求實才以無負乎國家開科取士之盛意臣等乃於千百人之中拔其文之合格者一百三十五卷以實解額非人才之可取者止於此也此其尤者耳又於一百三十五卷之中簡其文之通暢者二十篇以為小録非文章之可録者止於此也此其優者耳小録成臣當為序竊惟當盛世熙洽之餘聖君在位之日人孰不為士也而吾獨

得居於近畿士孰不就試也而吾獨得儁於京闈其來也既得旅見於彤廷其成名也又得引見於丹陛天下藩服賢能之書未獻於天府而吾姓名獨首塵於睿覽於戲日月在天凡有目者之所共覩而吾接見之獨近且先焉其榮幸為何如哉其榮與幸既先於衆人則夫所以感激奮發以作其氣以銘其心盡其職業礪其名節以圖報稱於他日者豈可後於衆人哉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諸士子其何以報上乎謹

序 成化四年

劉草窗詩集序

三代以前無詩人夫人能詩也太師隨所至採詩以觀民風而繫國以別之方是時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匹夫匹婦率意出口皆協音調可誦可歌自夫子刪三千篇以為三百五篇後詩始不繫於國而繫於人夫人不皆能詩也詩道於是乎始晦自時厥後詩不出乎天趣之自然而由乎學力之所至有一人焉本學力而積久習

熟以幾於化詩非不工也然比之得天趣之自然者則有間矣嗚呼此删後所以無詩與詩自删後歷春秋戰國秦漢非無作者而不傳雖有傳亦不詳漢魏之際建安七子者出然後詩之名始專歸於人於是乎曹劉沈謝李杜蘇黄虞范諸人繼出乃各自以其詩名家然人以時異諸人之作又各隨不同論者又以代别之曰此魏晉也此南北朝也此唐也宋也元也嗚呼秦漢以來之詩變至於唐極矣唐一代以詩取士宜乎名世者為

多然而著名者僅二人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後專用經義詩道幾絶間有作者非但無三代風視唐人亦遠矣國初詩人生勝國亂離時無仕進路一意寄情於詩多有可觀者如吳中高楊張徐四君子蓋庶幾古作者也其後舉業興而詩道大廢作者皆不得已而應人之求不獨少天趣而學力亦不逮矣吳人自四子後作詩者多出於文字之緒餘非專門也惟草窻劉公原博家世業醫至公始專心於詩不拘拘

綴緝經語以事進取遇凡景物會心時事刺目一於詩焉發之詞氣激烈音節頓挫多有出人意表者古人謂石曼卿豪於詩公殆近之與蓋公為人邁往跌蕩自少以氣自豪有志當世之務思欲有以自見景泰中郡人陳公鑑掌憲臺援吳公納例薦公于朝不果用負有用之才徒以末藝終于一太醫院吏目天下惜之公高視一世慕古人奇偉非常之功世之齷齪者舉無足以當其意惟與郭元登徐原王湯功讓三人者相推重每

胥會劇談竟日終夕剌剌不休會正統己巳有土木之變忠義激發往往形之於詩君子謂公非獨詩豪蓋亦一時人豪云予久聞公以工詩名吳中後來京師始識之公歿與公之子宗師游以公是集見示且求序故書以引其首

##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君子所以異於宵小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乎成周以

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畧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温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為家禮一書實萬世人家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為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

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
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為儒而不知行禮
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得為農工哉夫儒教
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異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
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知執禮而吾
禮之柄遂為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
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苴以為追薦禱禳
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名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

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為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為常也世儒方呶呶然作為文章以攻擊異端為事噫吾家之禮為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為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愼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懵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為也聞有行禮者則曰彼行其事未合於禮彼行其禮有

戾於古甚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竟不行之之為愈也殊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為金銀者較之併與金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濬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意謂海内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人習之也及出而北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奥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禮本註約為儀節而易以淺近

之言使人易曉而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古儀禮云成化十年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為而作也著[闕]事始也具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闕]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多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綱目有朱

子之筆奚用此為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兼夫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録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為此書直述其事

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茍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避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

人道乎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于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天生人而于人之中命一人以為君以為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修政以安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為生人主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

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為此者非君之自為
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
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
象以示君必致乎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
故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
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為
其心形天之氣以為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
理不為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為物

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為民而已為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于此豈能以其獨力為之哉亦由乎小大内外之臣以為之腹心股肱耳目牙爪焉耳君總于上臣分于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脈相通各盡職以鳌務畢同心以奉上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于子子居大位必受之于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相位不可也宣傅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乎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予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于序必順于理必正于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

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修身之所以修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修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端其本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其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一順

于道義之正而不徇于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于是乎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垂世立教者亦于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妄為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終于皇明戊申之春凡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

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成化十五年

學的後序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為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

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
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
此亦朱子輯近思録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
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
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
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于中的也愚於九篇
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
者何書為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

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乎為已為人之辨大學一書為已之學也欲為為已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已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

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三篇是其功用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葢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

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者何上編如小學之内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敬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内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畧於格

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
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
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
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
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
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義為一篇何孔
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
中矣終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黄

直卿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而不及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為去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覩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會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覩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七年

本草格式序

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大學

之教以格物為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于草木蟲魚詳焉予幼有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輙加考究後見夾漈鄭氏通志畧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考之不過删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凡藥有所疑者曰華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此病行

義曰不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真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之哉況其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而且要心甚喜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也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鑒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審其人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為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

病哉是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不皆聚於目前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此故即邵子觀物之説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為本草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藏之中笥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唐宋以至于元代代皆加修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愽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

於世而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竊本儒家所謂物理之學者以為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顧惟欲成此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職不出國門者幾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于此生終無可成之期姑序其槩而藏之異時營老菟裘及正首丘之後萬一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有以此聞之于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

俟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

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别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行者止於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盖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先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

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放真氏所行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敦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十有六曰慎刑憲其目

十有四曰嚴武備其目十有六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内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内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将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目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

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盖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粤自古昔聖賢爲學之道帝王爲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茍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宫闕高深不

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邉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黄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治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啟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

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即緣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裒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

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竊為聖明所不棄為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不專為人身設也而後人作為

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蓋以黄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已黄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蓋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凝而為之形流而為之氣内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以應周朞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俞合有

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卧百年之内少壯艾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臓腑若脉絡若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脉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為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況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坐隅朝夕玩焉病其

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真圖附

贅於内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聖中命尚藥

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鑄銅人式惟一又

訂正訛謬為銅人腧穴針炙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

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繪為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

以其色別之意者京口所刻即其圖之遺製與嗟乎所

貴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於凡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

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

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不知其狀不識其名可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纂為此圖非獨以為醫家治病用而於儒者所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未必無補云

明堂經絡後圖序

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是疾之為疾係人之壽夭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猶且慎之況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夫疾所自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百病

不生則能盡人所以生生之理而不枉其天年矣且疾所自出之原果安在哉身而已矣是身也禀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固非天地雕刻而為之亦豈父母布置而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骨骼經絡俞合孔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歸之則人為吉人子為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橫目而黎首者棼棼攘攘自戕自賊不自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能保全之者

葢亦資禀之美爾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自盡而命隨之欲窮夫

理當自吾身始吾身所具之理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

道聖賢所以建圖著書者固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

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述此圖

葢示學者以理氣之所凝以成質者而使其知疾病根

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謹

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脈之流行則可以奉親以盡孝

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經之流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

皇明歷科會試録序

皇明開國之二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又明年會試仍參用勝國程式甫一科即罷之又十有四年始定為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録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録前後雖各有序然猶未録士子之文

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永為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尚或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半凡三十又四科矣予來京師餘三十年於歷科會試程文甲申以後無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其一二夫以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聚且官館閣以文字為職業尚弗克盡見况遐方下邑之士乎予友少宰華容黎先生蒐訪者累年始得其全暇日因假以歸

俾諸生録出益以家所有者編次通為一帙以便觀覽

虛其末簡以俟續入於乎是録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

哉非但可以攷見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

之高下文氣之偉爾而於世道士風亦可於是乎觀之

重編瓊臺藁卷九